

漢武帝的用人

金敬誨

一、引言

我國自古以來，在專制時代的帝王中，能夠明察國家內外情勢，建立制度，修治內政，報仇雪恥，開疆拓土，名震古今，功垂宇宙，寫下民族燦爛的史頁，奠定國家鞏固基業的，除了漢朝的武帝以外，實無他人可與倫比。

漢武帝才智天縱，少有大志，他於做太子時，就已存有一種構想，如何建立一個比他父祖時代更輝煌、更強大的帝國。到了他十六歲即位的時候，便向全國臣民宣佈他的治國方針：

一、尊重儒學思想，認為先朝清靜無為的主張，和放任因循的政治，已不適合今後社會的需要；如今人民已經休息夠了，大家應該多為國家效力。

二、對於我們周圍的四夷，由於往日的和親政策，使北方的異族坐大、驕狂，今後必須給與加重的脅懲，其他四夷，也要予以輔導，使之賓服，同臻文明。

他深知欲求上列目標的實現，其關鍵所在，必須網羅全國人才，群策群力。同時由於他能辨識人才和善用人才，所以能於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外交各方面，都有卓絕的成就。特就他的用人方面，略舉幾項重要的事來談談吧。

二、察舉方法和教育制度

漢武帝在他即位後的第二年——建元元年，第一道詔書就要求：「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列中二千石以上、二千石、諸侯將相等，舉賢良方正、直言極諫之士」。並親自策問古今治國的道理。至他中年以後，國內人才逐漸呈現凋謝的情況，便再下詔州郡，令察茂才異等。他的詔曰：「蓋有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。故馬或奔踉而致千里，士或有負俗之累，而立功名。夫泛駕之馬，駢馳之士，亦在御之而已。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，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」。期能繼續維持其強大的國力，以擴展遠震的聲威。

他選任人才的方法，有貢舉、辟召（以文書徵召）、課試、入資（類似檢核、審查資格）等四種。而其任官的制度，有二：

一、由郡國舉士，以人口為比例，選舉任用。滿二十萬者，歲舉一人；不及二十萬者，二歲舉一人；不及十萬者，三歲舉一人，經中央攷試及格，為三輔縣令。

二、就郡縣中有令名者擢用之，曰賢良方正、孝廉與博士弟子，由二千石主舉。

又武帝初置五經博士，後增至十四人，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，為祭酒，總領綱紀。……

其舉狀如次：「生事敬愛，歿喪如禮，通易、孝經、尚書、論語，兼綜載籍，窮微闡奧，隱居樂道，不求聞達，身無金痍痼疾，其六屬不與妖惡交通，……下言某官某甲保舉」。〔後漢書朱浮傳注引漢官儀〕

同時對於不薦舉人才的郡國，也曾規定責罰的辦法。如元朔元年的詔書：「……夫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三人並行，厥有吾師，今或闔郡不薦一人，是化不究，而積行之君子，雍於上聞也。二千石官吏，紀綱人倫，將何以佐朕，燭幽隱，勸元元，厲蒸庶，崇鄉黨之訓哉？且進賢受上賞，蔽賢受顯戮，古之道也。其與中二千石、禮官、博士議，不舉者罪。」他們便採取古代所行：「不貢士，壹黜爵，再則黜地，三則黜爵地，畢矣」。和「下罔上者死，附上罔下者刑，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，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」的辦法。又建議：「不舉孝，不奉詔，當以不敬論」；「不察廉，不勝任也，當免」。武帝得奏後立即同意。

武帝對於人才的察舉方法，固很嚴密，而於教育和研究的制度，也很講究。他詔令禮官「勸學」「興禮」、「講義洽聞」、「崇鄉黨之化，以勵賢才」。又「設太學，立博士弟子五十人，太常擇民年十八歲以上，儀狀端者，補博士弟子

。「那國縣邑有好文學，敬長上，肅政教，順鄉里，出入不悖所聞者，令相長函上所屬二千石，二千石謹察可者，當與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。一年後甄試，能通一藝以上，補文學掌故缺。其高第，可爲郎中；太常籍奏，卽有秀才異等，輒以名聞」。(元朔五年詔)

再當時因爲「書缺簡脫，禮壞樂崩」，便「建藏書之策，置抄書之官，下及諸子傳說，皆充秘府」(漢藝文志)。以供參閱研究，這是培養文士設施的大略。

漢武帝對於士兵和將校的培育訓練，也有一套完善的辦法。當時的主要敵人是匈奴，所以注重騎兵的培育。計設四校尉，分別負責管訓騎射的技術：一屯騎校尉，是專門管訓騎士的；二越騎校尉，是主管投降胡人所充騎兵的訓練；三長水校尉，是掌理駐在長安附近宣曲宮的長水胡騎訓練的事務(長水是胡人的名稱)；四胡騎校尉，是負責訓練駐在池陽(今陝西涇陽縣西北漢池陽宮故址)的胡騎。又有一種所謂射聲校尉，是專司待詔的射聲士。射聲士就是善射的士人，經常等待皇帝的命令來表演射騎技術的。胡騎校尉和射聲校尉，不是常置的騎兵軍官。

此外，還經常選拔精於射騎的六郡子弟，充作皇帝的侍從或禁衛，當時稱爲「郎」、「期門」或「羽林」的宿衛官，再從這裏選拔將帥。當時橫掃匈奴建立大功的衛青、霍去病，就是經過這一階段的選拔而來的。至於後來的李廣利，就沒有經過這樣的選拔，所以李廣利便非軍事天才。祇因漢武帝爲了實踐他答應李夫人生前的請求

，在她死後要恩待她娘家親人的諾言，而未會仔細考慮的緣故。武帝一朝因有上述不斷察舉，經常培育的健全制度，無怪人才薈萃，上下不墜，巨細明察，幽隱畢現，弊絕風清，事無不舉，其成功之大，勢所必然。

三、賢臣良將的識拔

在漢武帝幾次詔舉賢良，經過親自策問所擢拔的賢臣很多，現在略舉二三，以窺大概。

先說董仲舒，他的天人三策，真可說是儒家學術的精髓，治世的寶典，所以他的主張非但有漢一代的政治受益很大，而且對於中國後世學術思想的影響也很深遠。但是漢武帝始終認定他是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，而非政治的幹才，所以先後被任爲江都王劉非和膠西王劉端兩位驛王的丞相，都能以禮義匡正他們的得失，並且得到他們的敬重。後來辭歸鄉里從事著述，武帝對他還是一樣敬重。朝廷每有疑難大事，總是遣使向他請教。可以說是政府中的一位高等顧問。

次說公孫弘，他雖高年，而儀表出衆，相貌堂堂，應對更是得體。武帝對他特別賞識，再拜爲博士(原爲首次所徵的博士因失職罷歸)，命待詔金馬門。四年後升爲御史大夫，位列三公。他與董仲舒雖然同治公羊春秋，祇因出身獄吏，明習文法，所以董仲舒主張篤行禮教，他則主張兼行法治。他曾上疏說：「陛下有先聖之位，而無先聖之名；有先聖之民，而無先聖之吏，是以勢同而治異。先世之吏正，故其民篤；今世之吏邪，故其民薄；政弊而不行，令倦而不聽。夫使邪吏行弊政，用倦令治薄民，民不得而化，此治

之所以異也。」武帝認爲他的意見很有道理，便決定推行一種儒法兼用的政治。因在孝惠、呂后、文、景諸朝之後，對於往日政尚清靜，寬大爲懷的政風，確是一種扭轉人心，改革社會的適當辦法。所以三年之後，他又拜相了。

武帝對於大臣刑賞分明，好的立賞，惡的立懲，處事果斷，手段厲害，動不動就殺人。但對直言敢諫之士，仍很尊重，獨有接受政治批評的雅量。當時有一位得力的輔弼，名叫汲黯，向好直言面諫，而爲武帝所賞識敬重的。武帝屢言要效法堯舜，汲黯却當朝指責武帝說：「陛下內心多欲，而外表假作仁義，如何能效法堯舜之治呢？」武帝頓時勃然大怒，變色罷朝，群臣無不爲汲黯擔心，責他出言過於放肆。而汲黯却大聲說：「天子置公卿輔弼所爲何事？難道要我阿諛承旨，去欺詐人主嗎？我不能愛惜自己的身命，而不顧朝廷國家的得失！」事後武帝果能平靜思過，先從整飭自己的私生活做起。同時以爲僞爲建立一個理想的國家，而產生了許多野心，那就不怕誰來批評了。因此，武帝常對人嘆道：「汲黯之適可愛，真古社稷之臣也。」武帝對一般大臣常不拘禮節，惟遇汲黯，不整冠束帶，是不敢見的。

武帝重視賢才，求之如弗及，他對將帥的識拔，也是特具慧眼的。如伐匈奴功勞最高的衛青、霍去病二人，都是武帝的內親，不但當時的人有誤認武帝懷有私心，而且後世讀史者，倘不細察，也多難免冤枉了他。其實，衛、霍二人本來就具有軍事天才。衛青少時在平陽侯府充飼馬工

作，得暇便習騎射。後在宮中任侍衛，更得軍事訓練的機會，且常與武帝一起出獵，自易被武帝認識出來他的才能。霍去病也是一樣。

我們應該知道武帝的軍事舊幹部，如當時的重臣宿將韓安國，曾在馬邑誘敵計中擔負主將的任務，沒有達到目的，後來屯守漁陽，被匈奴所圍，幾乎送了老命。馬邑計劃中的四位老將，如李廣、公孫賀、王恢、李息，都是無功。元光六年四路出兵三位老將公孫賀、李廣、公孫敖等，不是無功，便是失敗，只有新進的衛青，深入匈奴的重地龍城（在今察哈爾宣化以北七百里），斬獲虜首七百級，雖是少勝，而他的鋒芒已露，便被武帝重視了。然後他連續六次出擊，如非軍事天才，那能每次都得相當大的勝利？同時，更有謹慎謙恭的大將風度。武帝封他為大將軍和他的兒子為侯時，他堅辭謝說：這次大捷，都是有賴陛下的靈威，和諸將的力戰，並非他個人的功勞。現在他三個小兒都蒙封侯，實非他所以勸士力戰的心意。武帝因而更封諸有功將校十餘人為列侯。又在蘇建全軍三千盡沒，隻身逃歸時，軍議郎周霸請大將軍立斬蘇建以立威。他說：蘇建以數千敵數萬，力盡而歸，足見忠誠，如今殺了他，豈非逼人降敵？我衛青治軍，但以肺腑待人，不慮無威。衆軍都很感服。衛青貴盛以後，蘇建勸他招選賢士大夫，他說：「彼親待士大夫，招賢黜不肖者，人主之柄也。人臣奉法遵職而已，何以招士？」史記一再言其和柔自媚於上，不親賢士大夫，殊未深知這「奉法遵職」四字，正可說明衛青為臣為將的基本原則。

霍去病以衛后姊子的身份，入為侍中（武帝的侍衛），那時他雖僅十八歲，但很精於騎射，且有膽識。因此，很快被武帝賞識，把他交到衛青的帳下，並特命選派精壯的騎兵由他統率。他初征匈奴，是在元朔五年衛青第五次出擊匈奴的時候。他以票姚校尉的官銜隨從出征。當時祇帶八百名輕勇騎兵，便離開大軍，對準敵人的巢穴去襲擊。所得戰果，却是出人意外的豐碩。武帝嘉許他的戰績說：「票姚校尉去病，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，得相國、當戶，斬單于大父行藉若候產，捕季父羅姑，……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」。他的俘虜名單中有這樣多的匈奴貴族，可見他進軍神速，簡直像疾風掃落葉一般。否則，這些最有資格逃跑的人，豈能都做了俘虜？

去病這次牛刀初試，就已證明了他有獨當一面的軍事才能。元狩二年的春天，他進升票騎將軍，將萬騎出隴西，又以閃電戰術「隴烏鬻（山名），討速濮（匈奴部落），涉狐奴（水名），歷五王國，幾獲單于子，轉戰六日，過焉支山千有餘里，合短兵鏖皋蘭下，殺析蘭王，斬盧侯王，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，收休屠王祭天金人。」再於同年夏間，與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，曾渡鈞耆、居延二水，攻進小月氏祁連山，俘虜了單于單桓曾塗王、五個王的王母、單于閼氏、王子等五十九人，相國、將軍、當戶、都尉等六十三人，降者二千五百人，斬首三萬二百級，匈奴損失之大，難以數計。因此，造成了匈奴的破裂，使渾邪王領眾四萬投降；促進了匈奴的衰弱，使河西地區收入漢的版圖。阻斷了匈奴與羌的聯

繫，漢與西域可以直接交通。霍去病從十八歲當武帝的侍衛起，至二十九歲逝世止，雖僅短短十年之間，而他的輝煌戰績，與對國家民族的偉大貢獻，實在永遠不能磨滅。

至於他的稟質為人，也有一般人所不能及的地方。如：

一、他少言不泄，特具膽識，所以他用兵敢於深入，且常對準敵人的巢穴襲擊。

二、武帝嘗欲教他孫吳兵法，他說可憑自己的方略，不必學古兵法。事實上他那種輕騎渡漠，猛烈襲擊的理論與實例，在兵法上也是少有的。

三、武帝派人替他建造住宅，要他自己去看看，他說：「匈奴未滅，何以家乎？」他那種不顧家室的愛國熱情，真是令人敬佩無已。

四、他的天性特別純厚，當他知道他是霍仲孺的兒子，就在出征途中便經平陽府去見他的父親。一見了面，立從馬上躍下，跪着叩頭說：「去病不早知為大人之遺體。」表示無限遺憾。班師回朝時，即將仲孺的少兒霍光帶入宮中。因此，霍光得到武帝的寵信，後來封為大將軍，總攬朝政二十年。根據上述史實，霍去病的為人行跡，都足為後世青年的風範。

四、虛心求才激勵賢能

漢武帝求賢心切，官爵不吝，兼容並蓄，人才不限一途，而且擢抑王侯富貴，拔擢幽隱，班固在其漢書中所列舉的，大都不是出身列侯世胄。如「主父偃上書，朝奏，入暮即召見。同時徐樂、嚴安上書，俱召見。曰：公等皆安在？何相

見之晚也。」終軍上書言事，帝奇其文，即拜爲謁者。「東方朔上書自言：「年十三學書，十五學劍，十六學詩書，誦二十二萬言，十九學孫吳，亦誦二十二萬言，今年二十三，長九尺三寸，目若懸珠，齒若編貝，勇若孟賁，捷若慶忌，廉若鮑叔，信若尾生。若此，可爲天子大臣矣。」其狂肆自薦，近乎妄誕，而武帝却令待詔金馬門。又一戾太子死於巫蠱之禍，田千秋上書，爲太子訟冤，帝大感悟。召見，即拜爲大鴻臚，不數月遂爲丞相。」又如顏異，以濟南亭長，官至九卿；陳留圍縣尉魏不害、麻奮夫江德、尉史蘇昌都因捕盜有功，立即封侯。有一次，「嘗輦至郎署，見一老，髭髮皓白，衣服不完。上曰：「公何時爲郎？何其老也。」對曰：「臣姓顏名駟，江都人也。文帝時爲郎。」上曰：「何不遇也？」駟曰：「文帝時好文，臣好武；景帝好老，臣又少；陛下好少，臣又老，是以三世不遇。」上感其言，拜爲會稽都尉。」當時各地方由孝廉或賢良方正出身的人，也都可以積功至公侯將相。因此，凡有懷抱濟世的優秀人才，都有報效國家的出頭機會。所以梅福曾說：「孝武皇帝，好忠諫，說至言，出爵不待廉茂，慶賞不須顯功，是以天下布衣，各勵志竭精，以赴闕廷，自銜鬻者，不可勝數，漢家得賢，於此爲盛。」

同時武帝也常操縱賞罰，以激動人心。他對於作戰奮勇殉職的，如「韓千秋戰死南越，帝曰：「千秋功雖不成，然亦軍鋒之冠。則封其子爲成安侯」。或在軍中有私罪，而功有足錄的，如李廣利伐大宛，斬其王毋寡，雖私罪很多，也就不計他的罪過。甚至失機敗事，而其罪可諒，其才尚可用的，也不加以刑戮，使他們有再效的機會。如「張騫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，廣失亡多，騫後期，皆當斬，亦贖爲庶人。」又如「公孫敖亡七千人，趙食其迷失道，樓船將軍楊僕擊朝鮮，坐兵至列口，不待左將軍，以致失亡多，皆當斬，皆許贖爲庶人。後皆詔復起用，使之立功。」所以一個武將在疆場上失敗不必灰心，他只要有才力，再從軍，仍是有他的希望和前途的。且於任用時也有不拘文法，如李廣夜行，爲灑陵醉尉所辱，到了奉命爲右北平太守時，要請那個醉尉同行，後來就把他斬了以報怨。武帝看到李廣自首的奏疏，非但不以爲罪，而且還獎譽他，以成全他的意願。又對恃功驕蹇的，則又挫折而用之。如楊僕已破南越，東越剛反，武帝正要以他爲將，爲其伐前勞，特下詔指責他。又數他受詔不至蘭池宮等罪，激使立功自贖。我們讀兩漢史書，深覺漢武帝以後，人才輩出。吾中華民族普遍發生一種蓬勃的朝氣。我們追求它的原因，實由漢武帝這種優賞有功之臣的動力所發生的結果。

五、鐵腕誅戮滌垢除腐

漢武帝起用賢才，不拘資歷，賦與權責，不加拘束，建功立事，且夕可取公卿，所以人人踴躍奮發，上面所說事實可以證明。可是他有時候，對於朝臣部將無論關係怎樣親切，稍有不法，立刻治罪，毫不留情。試想他在位五十四年間，先後任丞相的，如竇嬰、田蚡、薛澤、公孫弘、李蔡、青翟、石慶、公孫賀、劉屈氂等九人（最後田千秋一人不計），除田蚡、公孫弘、石慶三人外，其餘不是獲咎自殺，即遭誅戮。他如大司農張成山、州侯劉齒擊東越，不敢前進，就在當地處斬。又或冒功行詐，如左將軍荀彧伐朝鮮，與楊僕爭功嫉妬，朝鮮雖克，終坐棄市。此外，他的近臣顯貴之受刑責，或畏罪自殺的，確實很多。所以公孫賀拜相時，頓首涕泣，不肯受印綬。待武帝起身走了，才不得已受命。出來時對人說：「我從此完了！」大臣拜相原是一件大喜，賀却視同大禍臨頭，古今來也惟漢武帝時所僅見。當時汲黯曾有一次很憤怒地向武帝面諫：「陛下求賢固很辛苦，但未盡用就把他們殺了。以有限的人才，任你不斷的誅戮，臣恐天下賢才將被殺完了，然後還有誰與你共同治理天下呢？」武帝却笑嘻嘻地比喻說：「那一時代沒有人才？祇怕不能辨識人才，假使能夠辨識，那怕沒有人才？講起人才，好像有用的器具；有人才而不肯盡其才力，爲國家效勞，便與沒有人才一樣，那末不殺了他將怎樣？」

汲黯的話，當然是用人爲政的正道理，所以武帝笑着比喻向他解釋。武帝自認既能識人，又能用人；若才智之士不爲國家社會竭忠盡力，那末，有了人才又有什麼好處？而且它的害處，更甚於沒有人才。所以武帝說：「不殺了他們將又怎樣？」因此在朝群臣無不戰戰兢兢，奉公守法。可見他的用意，是在滌垢除腐，尚不失爲策勵人才的一種方法。從他一朝的用人行政看來，一方面固以鐵腕整飭人事，另一方面，依然開明寬

坦，不斷招納，其遭受縲繼誅戮的雖然不少，而飛騰廊廟之上的更多。

六、立子去母託孤霍光

最後講到武帝對皇家的人事，如整肅宮闈，預防女禍所採行的絕情手段，更是無比殘忍！其最顯明的，就是在他末年要立幼子弗陵為太子之前，竟把他自己晚年所最寵愛的趙婕妤——鉤弋夫人賜死一事。凡讀史至此，無不痛心疾首，以為武帝的用心狠毒，手段殘酷，真是絕情絕義！但從大漢帝國的前途，祖宗的基業，和幼主未來的利害着想，則又不得不讚嘆漢武帝能夠自我犧牲，到底是一種極端理性的作為！這從史記所載，事後武帝閒居時，對左右問答的話中便可知道。武帝問他的左右道：「鉤弋夫人賜死之後，外面的人說些什麼？」左右回說：「大家都說將要立她的兒子為太子，何必又殺他的母親呢？」武帝道：「不錯！這不是一般短見愚昧的人所能知道的。從前國家所以亂，就是由於皇帝幼少，母后壯盛的緣故。女主獨居驕蹇，淫亂自恣無法禁阻。你們不聽說呂后的故事麼？所以不得不先除了她。」讀了這個史事，真是令人心酸！鉤弋夫人年齡雖少，尚無淫亂的行為，漢武帝祇為預防將來母后破壞綱紀，不能禁止，而做出這種「立子去母」的下策。這就本於他剛猛果決的性格，既知禍端可能由某人而起，不若事先拔除了禍根，使它不致發生。同時他想到漢自立國以來，至他本人只是第五代，在這一百年中，却出了兩位跋扈的太后。高祖的呂后，幾乎亂了天下，使孝惠

帝在強大的脅制下鬱鬱而終，並由此演成諸呂之亂。他祖父劉恒之得迎立稱帝的原因之一，就是由於他的母族薄氏仁懦的緣故。不料孝文的妻族竇氏又很專橫，她控制了丈夫（文帝）和兒子（景帝）兩代，甚至於第三代武帝自己即位後的起初幾年，也受到她重大的壓制。這些事實他記得清清楚楚。再想到他自己的母族王氏，妻族李氏也都出了一些跋扈人物，他自信是一位相當英明的天子，尚且受到重大的困擾，如今心愛的兒子這麼小，母親那麼年輕，一旦嗣位，而政權落入母親手裏，不僅帝王受制，更嚴重的，深恐生靈遭受塗炭。凡此種種，都使他不可掉以輕心的。

漢武帝在位五十餘年，國家大事無一不經殫精竭慮，周詳策劃，而後付諸施行的。是以到了晚年，身體健康已大衰退。更以家庭數遭變故，精神所受刺激過於劇烈，以致憂傷之餘，心力交瘁。他自深知形體已如殘枯的朽木，心神恍惚常若游魂，他的生命必難支持多久。而少子弗陵又是這樣幼弱，必須預選一位忠誠能幹可託的人，為之輔佐，始可安心。他在朝臣親信之間，一一加以審慎選擇，再三考慮，惟有霍光、金日磾二人最為深知，可以信賴，因為霍光、金日磾二人都是十幾歲時由霍去病先後帶進宮來，侍奉左右數十年，既都沒有過失，而且情同子侄。一個是霍去病異母的兄弟，為人恭謹，一向是他所寵信。乃囑畫師特繪周公輔成王圖，贈給霍光，暗示己意。一個原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，霍去病攻取河西時，把他虜來入宮。平日目不他視，向極器重。後有莽何羅為了江充的事，深恐受累，而乘

武帝臥時謀刺，為日磾所制，因知他極為忠謹，所以也令他共輔少主。後來日磾雖然早逝，而霍光果能竭其忠盡，歷盡艱險，扶持漢室安若磐石。足見武帝目光的銳利，確是獨具慧眼。這與一百餘年之後劉備在白帝城託孤的事實，雖然近似，而兩者的情勢，迥乎不同。

七、結 論

綜括武帝一生的用人，是一手執名位，以招賢進能；一手執刑賞，以擢優汰劣。所以史家稱他：「聰明能斷，善於用人，行法無所假貸。」班固在漢書贊中說：「漢興六十餘載，海內安寧，府庫充實，上方欲用文武，求之如弗及。始以蒲輪（古時以蒲草包裹車輪使它安穩，為徵聘賢士所用）迎枚生（即枚乘），見主父（偃）而嘆息。群士襁慕，異人並出。……漢之得人，於茲為盛。儒雅則董仲舒、公孫弘、倪寬，篤行則石建、石慶，質直則汲黯、卜式，推賢則韓安國、鄭當時，定令則趙禹、張湯，文章則司馬遷、相如，滑稽則東方朔、枚皋，應對則嚴助、朱買臣，曆數則唐都、洛下閎，協律則李延年，運籌則桑弘羊，奉使則張騫、蘇武，將帥則衛青、霍去病，受遺則霍光、金日磾。其餘不可勝紀。」確是衣冠濟濟，形成了一個人才的中樞。果如漢武帝所說：「何世無才？」和「何患無才？」、「唯在能識之與能用之耳！」這就是漢武帝用人的妙着，與嚴法繩人的誅殺，恰恰相反而相成。尤其難能的，就是他在最後以霍光輔佐僅八歲的幼主弗陵行周公的事，使他死後的漢祚，終得延續

而勿墜。因此，司馬光在通鑑二千二卷上也說：「……蓋武帝能尊先王之道，知所統守，受忠直之言，惡人欺蔽，好賢不倦，誅賞嚴明，晚而改過，願託得人。……」所謂「願託得人」，自然是把後事交託霍光而言。後人有譏評霍光為不學無術，非大臣之材。而漢書霍光傳贊云：「昔周成以孺子繼統，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，孝昭幼年即位，亦有燕、蓋、上官逆亂之謀，成王不疑周公，孝昭委任霍光，各因其時以成名。大矣哉！承孝武者修餘敝師旅之後，海內虛耗，戶口減半，光知時務之要，輕徭薄賦，與民休息。至始元、元鳳之間，匈奴和親，百姓充實，舉賢良文學，問民所疾苦，議鹽鐵而罷權酷。」況於昭帝崩後無子，又經廢立的風波之後，終以幼遭巫蠱之禍未死的宣帝繼承大位，既使漢祚得以延續，而且自此臻於鼎盛。其間更有「睦弘上書請差人求賢入禪位，由內史長賜上書，霍光下其事於廷尉，二人皆以妖言罪受誅。」足見霍光始終盡忠漢室，毫無取代的私心，也正可以看出漢武帝知人之明了。

六五年八月二十日作於台北



寧海 王靜安先生遺書

全書六千五百頁

卅二開本

沖皮紙面
十四鉅冊

定價：一千元

總目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觀堂集林 | 觀堂別集 |
| 庚辛之間讀書記 | 若華詞 |
| 靜安文集 |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 |
| 兩周金石文韻讀 | 觀堂古今文考釋 |
| 史籀篇疏證 | 重輯蒼頡篇 |
| 校松江本急就篇 | 唐寫本唐韻校記 |
| 殷禮徵文 | 聯綿字譜 |
| 補高郵王氏諧聲譜 | 釋幣 |
| 簡牘檢署考 | 魏石經殘石攷 |
| 宋代金文著錄表 | 國朝金文著錄表 |
| 漢魏博士題名考 | 清真先生遺事 |
| 耶律文正公年譜 | 五代兩宋監本攷 |
| 兩浙古刊本攷 |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 |
|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 | 古行紀四種校錄 |
| 蒙韃備錄箋證 | 黑韃事略箋證 |
| 聖武親征錄校注 | 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 |
| 乾隆浙江通志攷異殘稿 | 觀堂譯稿 |
| 人間詞話 | 宋元戲曲攷 |
| 唐宋大曲攷 | 戲曲考源 |
| 古劇脚色攷 | 優語錄 |
| 錄鬼簿校注 | 錄曲餘談 |
| 曲錄 | |

行發館書印務商灣臺